



军民大生产

苗宝泉
李延龙

·绛县红色基因传承故事选编之三·

中条山上闹嚷嚷，
军队生产忙。
扛着锄头上山去开荒，
山上锄头响叮当，
土地变了样。
谷子玉茭黄又黄，
吃着甜又香。

红旗飘扬，歌声嘹亮。在中条山深处坡岭、沟沟洼洼的上空到处回荡着鼓舞人心、振奋士气的歌声……根据地的军民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，白天开荒，晚上学军事，学唱歌。他们枪不离身、锄不离手，一边生产一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。

1942年夏秋之际，全国多地出现罕见

的旱灾、蝗灾和瘟疫等自然灾害，绛县也未能幸免。日伪军趁机加强对迴马岭根据地及周边村的经济封锁，妄图把根据地军民困死在山谷中。1943年的早春，绛县县委、县抗日政府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，县委书记王学海带领县

大队二中队在迴马岭一带开荒，县长芦旭东带领大队一中队在里册峪一带开荒，县大队队长李怀中带领队员在棋子沟暖埔一带开荒。

迴马岭村支部书记苗绍龙、村长闫永气在岔儿沟、南沟、大晋堂洼等多处选择了八十多亩的开荒场地。为了不误工时，他们把锅灶搬到工地。

民兵在前边用斧子和镰刀，把灌木丛和蒿草清理干净，堆放到地边；干部和战士们在后边站成一排，抡起锄头一锄一锄地刨出树根和蒿根，捡出石头。山区土地石头多，每锄下去都震手，许多同志的手心都打下了紫红色的血泡，但人们都咬牙坚持着干活，没有一个人停下来。他们相信：坚持到

底就是胜利，只要把种子埋到地里，就有希望。他们干着重体力劳动，出力流汗却吃不上好的，每天只能吃到三合面饼子（草籽、灰条籽碾烂掺进树皮面，再掺些高粱面，烙成饼）和野菜糊糊，不知多少天才能吃一顿榆树皮面（把榆树皮剥下来晒干磨成面，当地人叫榆皮面）饺子。经过十几天的艰苦劳作，他们开出了三十多亩荒地。

岔儿沟的荒地开后，接着要转移到南沟和大晋堂洼开荒种地。此处离驻地往返十八九里路。王学海决定，军政干部和机关战士们就驻扎在那里，每天可以节省四个多小时的走路时间。

在那艰苦的开荒过程中，战士们不仅要忍受肉体上的劳累和疼痛，还要接受饥饿的折磨与挑战。筹备的食物一天比一天少了，同志们每天只能吃半饱。粮食难以筹集，只好用野菜、草根、树皮充饥。由于草庵地铺潮气大，吃的又不好，许多同志都得了浮肿病和疥疮，身上长满了虱子，饥饿和疾病折磨着每个人，但他们在困难面前没有被压倒，硬是一锄一锄地完成了五十多亩的开荒任务。

荒地开出来了，接着又打响了熏肥战斗。他们在地里挖槽子、放蒿草、围灌木、压土壤，然后点火熏制肥料，再用箩筐把熏好的肥料分散成小堆并用铁锹扬开，安排当地养牛户，把开好的荒地一犁一耙地犁翻一遍。

春播的时候，他们扛着锄头，背上种子

到岔儿沟工地，挖窝的挖窝，下种的下种，全部种上了玉米。南沟和大晋堂洼适宜种杂粮和蔬菜，庄稼能手在耩斗里装上谷子，撑着两条腿耩在后边咯哒咯哒地摇着耩，战士们三人一伙，一人在中间扶着耩杆、两人背着拉绳在前边拉耩……

农作物种下后，军民们每天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谷子，要用小挖锄一锄一锄地定苗、锄草。特别是蔬菜更难管理，有的要搭架，有的要打岔，有的要封堆，有的要间苗，有的要压秧，有的要绑扶……除了拔草锄地外，遇上旱天还得从沟里担水，一畦一畦地浇水……

金秋季节，粮食大丰收。岔儿沟两米多高的玉米棒子看不到头；南沟、大晋堂洼以及村民自己开荒种地的炭元河，到处是绿油油的白菜、白生生的萝卜、圆滚滚的南瓜、沉甸甸的谷子、红彤彤的高粱……

秋收开始了，谷子、豆子堆满场院，百姓赶着耕牛拉着石碾在场院转圈碾谷子、碾豆子；军民们把玉米一个一个扒出来，用箩筐一担一担地担到后土窑政府大院，堆放在搭好的笆垛上；把割好的高粱大把大把地绑好，叉开搭在木杆上。一簇簇金黄的玉米像一座座金山，一排排火红的高粱像一排排灯笼，数万斤的南瓜、萝卜、白菜、洋芋等蔬菜堆积如山。

这些粮食和蔬菜，除了供给根据地的军民食用外，其余粮食都运送到了沁水条东地委支援前线。

在绛县磨里峪迴马岭抗日政府遗址旁，耸立着一棵盘根错节、枝繁叶茂的老槐树，当地人称它为“忠诚树”，它不仅亲历了80年前的那段烽火岁月，而且见证了本村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苗绍龙的成长历程，成了党性标杆苗绍龙的化身与代称。

苗绍龙出生在迴马岭一户贫苦农家，20岁便失去了父亲，年纪轻轻就挑起了养活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。

1937年8月，牺盟会绛县分会成立，派出多支工作队到农村宣传我党的工作方针和抗日主张。苗绍龙就像在黑夜里看到了光明，对生活一下产生了信心。他干完活就去老槐树下听宣传、学政策，配合牺盟会人员做群众工作。牺盟会负责人杨蔚屏通过观察接触，对苗绍龙有了深入了解。在他的引导培养下，苗绍龙思想觉悟不断提高。1938年初春的一天，在老槐树下，杨蔚屏介绍苗

绍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苗绍龙高举右拳，面向悬挂在老槐树树干上的党旗，庄严宣誓：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绝不叛党！入党后的苗绍龙斗志昂扬，动员20余名猎户建立了黑条子抗日游击队，并担任队长，斗恶霸，打鬼子，保卫红色政权。

1939年12月，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发动了“晋西事变”，到处抓捕共产党员，党的组织遭受重大损失，抗日政府被迫从迴马岭革命根据地撤离。已经担任县委书记的杨蔚屏交给苗绍龙一只铁箱子，交代他里面有重要文件，事关绛县党组织的重建，让他一定要好好保管，并要求他隐蔽待命，不得参加任何活动。苗绍龙望着杨书记信任的目光，感到了千钧的责任，指着窑洞外边的那颗老槐树，坚定地说：“老树作证，我苗绍龙一定不辜负党的重托，绝不让



·绛县红色基因传承故事选编之四·

苗绍龙与忠诚树

柴顺利

铁箱子落入敌人手中。”当天夜里，苗绍龙就把铁箱子藏到了自家窑洞后边的深山沟里。此后，他常常以找山货为名暗中查看保护箱子。

1941年3月，抗战史上极为惨烈的中条山战役爆发了，位居中条山深处的迴马岭也逃不了厄运，冲进村里的日本鬼子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朝着逃跑的群众端枪就打，苗绍龙的姑姑、二弟、小妹都死在了乱枪之中。苗绍龙正好被国民党逃兵抓住带路，和躲在一处山洞中的其余家人逃过了一劫。他们掩埋了亲人逃到下柏寨子，不料没过几天就又遇到了流氓兵痞王占彪。王占彪胁迫苗绍龙参加他的土匪武装，苗绍龙假意答应，回到家又赶快带着母亲和弟弟转移到了十几里外的西崖下。

1941年年关刚过，受不了山里清苦的日本鬼子撤退到磨里村。苗绍龙听说后，立马带着家人第一个返回了迴马岭。路过老槐树时，杨书记的话仿佛又在他的耳边响起。到家后，他来不及收拾东西，就匆匆跑到后山，当看到离别很久的铁箱子完好无损时，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，滴滴嗒嗒地掉在了箱盖上。

1942年2月的一个

早晨，苗绍龙的四弟正在烟家沟水泉挑水，一位白净汉子跑过来向他打听苗绍龙的消息，年幼的他便告诉那人，苗绍龙是他哥。那人就帮四弟挑起水担，来到苗家。苗绍龙很机警，说自己是苗绍龙弟弟，他哥去河南打工去了。那人听后笑呵呵地说：“兄弟，不用瞒我了，我就是从河南过来的，是杨蔚屏让我找你要一只铁箱子的”。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以及有关铁箱子的说明，苗绍龙马上确认了来人的身份。他一把拉住来人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同志，终于把你盼来了！”

来人名叫王学海，是上级新任命的绛县县委书记，受杨蔚屏指令，到迴马岭恢复党组织，重新建立抗日政府。两人来到后山，取出了铁箱子。当王学海准备将铁锁打开时，苗绍龙把头扭到了一边。王学海说：“你不想看看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吗？”绍龙说：“那是党的机密，我不看！”王学海说：“绍龙同志，这里边并没有地下党员名单。晋西事变后，多数党员脱离了组织，能够坚持下来没有变心的寥寥无几，你是其中的一个。你经受了党组织的考验，确实值得信赖！现在形势有了新的变化，我们要重新发展党员，拉起队伍，同日本鬼子做斗争。”苗绍龙虽然略感委屈，但他明白在艰苦斗争形势下，党组织不得不采取一些防范措施。

晚上，他们就在山里找了个破洞住下，就着外边散射进来隐隐约约的月光，促膝长谈，介绍情况，交换意见，研究工作。第二天临走时，王学海紧紧握着苗绍龙的手说：“绍龙同志，杨书记没有看错人。我代表组织感谢你。”

之后的岁月里，在苗绍龙的大力协助下，县委以老槐树后边的山沟为中心，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建立了稳固的迴马岭抗日根据地。

